

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，這部經完整的經題，在前兩次裡面，「密因」、「了義」、「菩薩萬行」講過了。

「首楞嚴」是印度話，在這部經裡面是說：諸佛如來所證大定的總名稱叫首楞嚴。首楞嚴是什麼意思？佛自己解釋過，在中國意思說之為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。這句話我們聽了只能得一個模糊的概念，一切事究竟堅固，一切事是什麼？究竟堅固又是指什麼？這是我們首先要明瞭的，如果不曉得一切事指的是什麼，那麼楞嚴大定的含義我們就沒有法子明瞭。一切事跟一切法是一樣的意思，一切事究竟堅固，也就是常講的一切法不生不滅。凡是有生滅就是不堅固，不生不滅才是究竟真正的堅固。如來所證的大定叫首楞嚴定，換句話說，佛所證的境界就是一種不生不滅究竟堅固的境界。這個意思在本經裡面，不但在理論上說得很透徹，在境界裡面也有明顯的表示，將來讀到經裡面諸位就能夠看得到。

可是佛法最貴的是要能夠契入，契入就是平常講的要證得，為什麼？證得，我們自己才有受用，不能證得，不但沒有這個受用，再說實在的話，對這個理，我們講開解，解這個理都解得不透徹。佛法自始至終都是講求要證悟，要有實證的功夫。怎樣才能夠實證？實證只有一個原則，那就是用般若的觀照，所謂依文字、起觀照、證實相。「首楞嚴」是什麼？就是《般若經》裡面講的「實相般若」，名字是不一樣，事實是一樁事情。

再給諸位說，念佛法門裡面講的「理一心」就是首楞嚴大定。所以《楞嚴經》不但與禪宗有密切的關係，與淨土宗的關係也密切。

。我們要是懂得《楞嚴》的道理，運用《楞嚴》的方法，我們二六時中念佛就是修楞嚴大定。何況在「圓通章」裡面，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是《楞嚴經》裡面的關鍵人物，這兩章是《楞嚴經》精華之所在，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觀音、勢至，你想想看，在淨土法門他們是什麼樣的地位？《楞嚴經》要不是淨土的經，那算是什麼經？這個道理很少人明瞭。大家都認為這部經與禪宗有關係，又看到這部經裡面有五會楞嚴神咒，於是又說與密宗有關係，關係當然是有，不能說這個話是不對的，但是要說與淨土宗沒有關係，那就是大大的錯了，與淨土宗的關係實在講比禪與密的關係還要來得密切。

「究竟堅固」，實在是我們必須證得的，為什麼？我們學佛的目的無非是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，悟與樂就是究竟堅固，這才是真正的悟、真實的樂。學佛之人讀《金剛經》，看到經上講「金剛不壞身」，心裡多麼羨慕，哪一個人不希望得到金剛不壞身？金剛不壞身就是一切事究竟堅固。不但我們自己的身金剛不壞，一切的事物都是金剛不壞，這也就是《般若》裡頭常講的「諸法實相」。我們迷而不覺，看不出諸法不生不滅的真實相，唯有破迷、大覺大悟之人，他們心目之中對於一切萬法的觀察，一一法都是究竟堅固，皆是不生不滅。老同修們曉得這個理，雖然曉得這個理，只能彷彿的曉得，並不徹底明瞭。徹底明瞭就有殷切求證之心，因為不徹底明瞭，所以求證的心並不很切實，這與解的關係很大。證入的境界相，《華嚴》裡面說得清楚，雖然說得清楚，自己要沒有入處還是看不懂，打開《華嚴經》看不出裡面的門道。自己有了入處，《華嚴》那個味道就不一樣。

古德解釋「楞嚴大定」有兩個意思，第一個意思叫「圓定」，圓是圓滿，揀別一般所修的定是不圓滿的。實在說，首楞嚴定也叫

做「性定」，性定要不要修？不要修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事物皆有法性，性本來就如如不動，要修什麼？我們這個動搖的妄相不是性，而是無明，無明是個動相。佛在大經裡面討論一切眾生迷惑的根源，佛說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又跟我們講「無明不覺生三細」，由此可知，無明還在三細相之前。給諸位說，覺與迷的揀別，覺是不動的，迷是動的，真的不動，妄的動，凡是動的決定不是真的，這是最簡單的揀別法。我們入一切境界裡面起心動念，我們心動了，會動的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

修楞嚴大定的人首先就要曉得這個道理，要能夠辨別哪是真心，哪是妄心，能辨別之後，日常生活當中真心用事，那就是楞嚴大定當家。妄心有沒有作用？有作用，這就是說真性當了家，八個識是它底下辦事的佣人，事事都能夠聽從主人的，所以那八個識就起了作用。第八識叫「大圓鏡」，無所不照，一切明了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，都照在大圓鏡裡；第七識變成「平等性」，真慈平等從這個地方生的；第六意識變成「妙觀察」，前五識變成「成所作」。只要你一得到楞嚴大定，八個識還是八個識，還是平常一般用事，名字變了，不叫八識，叫「四智」，這就是大定所起的相與作用，所以說得大自在，這個定叫圓定、叫性定。

一般世出世間的禪定與真如本性不相應，因此他那種定的功夫有出有入，入定有定的境界，出定了，心就散亂，有出有入。世人眼光短淺，看到修小定的人腿子一盤，眼睛一閉，在那個地方坐了一個星期，「某人不得了，他一入定入了一個星期」，報紙、新聞、電視都廣播出去，「某人不得了」，這是幼稚園的定，大大的宣揚讚歎，菩薩的大定沒有一個人曉得。首楞嚴大定不是盤腿面壁，而是什麼樣子？跟我們日常凡夫的生活沒有兩樣，完全一樣。我們日常的三業、四威儀，八識之下，人家是四智，我們哪能看得出？

大定。所以說是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楞嚴定沒有出也沒有入，無時不在定。

釋迦牟尼佛當年所示現的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佛住在楞嚴大定之中。說法是定，旅遊也是定，無時不是定，無處不是定，喜怒笑罵統統都是大定，舉心動念、一切的作為都是從定中起來的，所起的相，起的相做什麼用處？利益一切眾生。今天釋迦牟尼佛在楞嚴會上就要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，給我們講圓滿究竟的大定，說出這個道理，這在佛法是最上乘法，所以經題裡比喻作「大佛頂」，大佛頂法，至高無上。

初學的同修一入手聽這部經確實不太適合，但是不是不能聽，只要有耐心一直聽下去，懂，我也這麼聽下去，不懂也那麼聽下去，這就是有善根、有福德。善根、福德淺的人聽不懂，下次再不來了，再不來沒有關係，我們星期二講小部經，很淺的，初學人聽了很有興趣。聽不懂為什麼也要聽？常常聽就會懂，這是修學的一個好態度。譬如從前小孩六、七歲上學念書，念什麼？念四書五經，他懂不懂？他不懂。可是有些小孩你叫他念，他念得很高興，念得很有興趣，念得很熟，他並不求解。我在過去也跟諸位提，從前的人善根厚、福德厚，人老成，父母、老師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，不會去問理由的。現在人福薄，沒有從前人那麼厚道，現在是二、三歲的小孩就會問為什麼要這樣做，從前十一、二歲的小孩都不會問這個話。我在童年讀書的時候，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問個什麼道理，這個念頭沒有起過。現在小孩不得了，他從哪裡學來的？給諸位說，從電視裡學來的。有沒有好處？給諸位說，沒有好處。現在小孩你叫他念四書五經，他不念，為什麼？他要問：你叫我念這個有什麼用處？這個有什麼意思？你要不能把這個意思、道理講給他聽，講給他聽他也聽不懂，他不懂，他心裡不服，他就不幹。表面上

看起來，現在的小孩比從前聰明，嚴格的講，現在小孩沒有從前人有福報。從前小孩從小就在學術上奠定深厚的基礎，現在沒有辦法，幾時再曉得念書，知道這個好處，已經來不及了。現代人對於四書五經覺悟這是好東西，大概總是二十五歲、三十歲以後，曉得好，再去背，背不出來。小的時候有這個能力去背，不知道，到曉得這個好處的時候，時節因緣過去了，一生不能成就。

這個道理懂得之後，諸位就曉得，大部經論我們聽不懂，聽不懂有個歡喜的勁去聽就好，長時間的薰習就會開悟，怕的是你不肯幹。真正用心，肯去聽就行，開頭聽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味道，聽不出什麼名堂，連續聽上三個月以後，漸漸就熟悉，二、三年不間斷，利根的人就有入處，就有悟處，自古以來這種例子太多了。真正要求開悟，要求入這個境界，入這個境界就是證得首楞嚴大定，除了聽還不行，還要講，天天要為人演說。也許說我不會講，沒有關係，為人演說不一定要你講這一部經，你會一句就講一句，會兩句就講兩句，不會的不講，會的我講，自己真正懂得的我講，有疑問的不講，所謂多聞闕疑，這樣你去講絕對正確，沒有過失，所謂知之為知之、不知為不知，這是求學的態度。萬不可以強不知以為知，我不曉得的，人家來問我，我要是不知道這個面子多難為情，也得要諛一點出來答覆人家，顯得我還不錯，這就錯了。萬萬不可以顧及到自己的情面，一旦被人揭穿，沒有人瞧得起。你老老實實能夠守住本分，別人一定會尊重你。我們並沒有成佛，不是一切智，成了佛才是一切智。菩薩都不敢說他一切智，還會被人問倒的，答覆不出來，何況我們初學！成佛才是一切智，沒有成佛以前，人家把我們問住，答覆不出來，絕對不難為情，為什麼？我沒成佛。你要說我已經成佛，人家問一個問題把你難住，那真難為情，說實在話你並沒有成佛，冒充成佛。成了佛才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。等

覺菩薩還有一分無明沒有破，換句話說，宇宙人生的道理還沒有能真正圓滿，還有一分欠缺，還有一分答不上來的。因此我們求學、教學不要怕難為情，這樣才能夠有成就。

第二個意思講「妙定」，妙定實在講就是性定。合這兩個意思，才叫做大定，定中之王，再沒有比這個更高了。在這個地方特別要提醒諸位同修，圓教的菩薩，也就是經論裡面常講圓頓根性的人，從初發心到如來地就是修這個定，跟藏教、通教、別教不一樣。圓教人一下手，說實在的，我們看不出他在用功，看不出他在修行，一下成就之後真是驚人，沒有看到他用功。這在我們歷代祖師大德裡面示現這種行法的多得很，六祖惠能大師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。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沒有看到他修行，實際上人家的功夫從來沒有間斷。我們所講看得出來修行，是看到他早晚兩堂功課不缺，他每天去靜坐，去參禪參幾個鐘點，念多少鐘點佛，我們看到這個叫修行，完全看的是很粗淺的一個外表。真正的修行，我們看不出來，因為我們不懂，不知道那是修行。不懂，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也不曉得修行的方法。

在這個地方是圓頓的菩薩，我簡單的給諸位同修說明白，他們修行的方法就是在生活當中，在生活裡修什麼？修性定，就是修楞嚴大定。眼見一切色法，不是不辦事，照樣辦事，什麼事都辦得圓滿周到，心裡如如不動，乾乾淨淨。古人有比喻，好像明鏡鑒物，鏡子乾乾淨淨，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，鏡子本身不落印象。他就修這個定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所以他事事無礙。公務員天天上班，做生意的人天天照顧店裡買賣，家庭主婦家庭裡面日常一些瑣碎事情，沒有一樣事情耽誤，他在幹什麼？他修楞嚴大定，我們怎麼看得出來？我們看到什麼人修定？盤腿面壁打禪七叫修定。眼根看一切色法，一切色法了了分明，這是慧，如如不動這是定，定慧等持

這叫禪定。眼根在色塵裡面入禪定，又不礙色塵，又不礙事，這才叫一切事究竟堅固。有了障礙就不究竟，就不堅固。盤腿面壁一入定的時候，定境界現前，眼睛一張開，腿一放下，定就沒有了，他那個定不堅固，有成有壞。楞嚴大定修成的時候是究竟堅固，沒有出入之相。

這個定的作用，在《華嚴經》裡面是講用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動靜一如，動是辦事，動就是靜，靜就是動，不是兩樁事情，是一樁事情。定慧等持，無論從事哪一個行業都是菩薩，都是第一等的，為什麼？你有智慧、有福報。你做生意，商業界的鉅子，菩薩的商人；你做工，菩薩的工人；你耕田，菩薩的農人；你從政，菩薩的官吏，各行各業都是做模範、做榜樣，這是楞嚴大定。楞嚴大定才真正有用處，才能夠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，才能夠叫我們自己與一切大眾都得到大自在，都得到真正的幸福安樂。一切的學人，藏教的也好、通教的也好、別教的也好，他們要走一段相當長的冤枉路，最後還是要入圓教的行人才能成就。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印好了，送到我們這邊來，諸位聽完經請一本回家去好好的看一看。虛老和尚是了不起的人，他老人家一生示現當中，你去看，他示現的，前面就走了不少冤枉路，後來歸到圓頓才成就。

可惜有一些修行人總是希望先修苦行，先要受苦，受苦當然也有道理，多吃一點苦頭消業障，不吃苦頭業障消不了，不能培福。可是圓頓之人吃苦沒有苦受，享樂沒有樂受，他的境界是平等的，不能像諸佛菩薩那樣的平等，他苦樂的差距近，不太大。從這一層就能體會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根性，如果我們在生活裡面苦樂的差距很大，我們不是圓教種性的人。圓教種性的人差距小，換句話說，事事不大放在心裡，享樂也無所謂，受苦也無所謂，不大放在心裡。人家對待他好，他很感激，人家對他不好也不放在心裡，不計

較，這就是差距近，學圓教容易。分別心重，差距很大，圓教不得其門而入，入不進去。可是圓教來得快，不走冤枉路，藏、通、別走的迂迴路大，慢慢的來，當然有成就。

圓頓是從根本上修，藏、通、別是從枝葉上修。譬如持戒，枝葉上修，戒律我們不要說太多，說到八萬細行那是太多了，我們就講現代一般傳戒裡所講的比丘戒二百五十條。不能得定，增長分別心，增長執著心，搞一輩子都得不到定。給諸位說，一切都不分別，心才能定得下來。分別世間法，心不能得定，分別佛法還是不能得定，分別心是一樣的，換個對象而已。執著惡法是病，執著善法還是病。從根本上修很簡單，你要想修戒律的話，我們從明瞭佛法這天起，明因果這天起，絕對不存一個念頭害人，心裡確實沒有損害一切眾生的心，你的戒律就圓滿了。所有戒律不過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我心裡面害人，叫人起煩惱，惱害人的心，這個念頭從根拔掉，我起心動念都是真真實實的為了利益一切眾生，比丘戒圓滿，菩薩戒圓滿。菩薩戒是利益一切眾生，比丘戒是諸惡莫作，菩薩戒是眾善奉行，你的戒律統統就圓滿，這是從根本修。

一切萬法，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絕對沒有這些東西存在心裡，給諸位說，楞嚴大定就現前，這不是小定，是大定，就是六祖大師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。「本來」兩個字是什麼？指我們清淨心裡面本來無一物，所以一物也不放在心裡，這是楞嚴大定。一切世出世間的萬相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前因後果瞭如指掌，這是慧。圓頓學人修戒定慧是這樣的修法，不是在那裡枝枝葉葉、斤斤兩兩跟你計較，成就快。

在我們這個道場，我也有一個感觸，要不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緣，還帶著幾分圓頓根性的人，不會到我們這個道場來，能到這個道場都是有因緣。我們還沒有門路可入，說實在話，煩惱太重



，也就是說分別執著曉得不應該有，心裡本來無一物，天天還要裝一些東西進去，還捨不得把它丟掉，這就叫煩惱，這就叫習氣。有這些東西不怕，為什麼？你現在知道這些東西是煩惱、是習氣，我還丟不掉，這就是大進步，為什麼？一般人不知道，你現在曉得這個東西，這個進步不得了。曉得，我想丟現在還捨不得，不要緊，慢慢來，幾時能捨就得了，「捨得」，不捨就不得，捨就能得，慢慢的捨。這個道理明白了，這叫解悟，這是大徹大悟。悟了以後，這叫起修，修是什麼？修就是在一切境界裡修不染著，就是修捨，六度裡面修布施。布施，我捨一點財，捨一點物，那個布施是枝葉上的布施，布施得再多都有限。經上常講「大千世界的七寶布施」，還是有限，為什麼？枝葉，不是在根本上施。根本上的布施是布施什麼？把貪瞋痴煩惱布施掉，這叫根本上的施。枝葉上的布施不究竟、不堅固，有障礙；根本上的布施究竟堅固，沒有障礙，能成就無量功德。

大乘佛法，尤其是圓頓的大法，在今天這個世界雖然講眾生造罪的多，正如同《地藏經》所說的「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」，普遍的造罪業，造極重的罪業。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，閻浮提眾生非常的可愛，好像小孩一樣非常的頑皮、頑劣，但是他很聰明，如果他一走到正道他馬上就成就。就好像學校裡的學生，頑劣的學生是最好的學生，就看老師會不會教，會教，那將來在社會國家是最有貢獻的，出人頭地的就這幾個人；平常循規蹈矩的學生，庸才，出不了頭地。好學生，教得不得法那就是頑皮，所以我們看到學校裡的太保、太妹都是聰明人，老實人、笨人不會去當太保太妹，你叫他去當，他不曉得怎麼當法，他不會，那都是聰明人，聰明沒有用到正當地方，那一回頭一定有大成就。圓頓根性的就是這一類的人。

因此我們在這個世間看，你看看，天天動歪腦筋的，出歪主意的，做壞事的，多！要是把他們一喚醒，立刻就能轉這個罪業的世界變成極樂世界，這個轉機就在大乘佛法的普遍弘揚。怎樣勸勉他來接受這個教育，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樁事，這是禍福的一個轉機。在今天整個世界來說，世界是個大混亂的時代，人心沒有皈依，邪說橫行，對治邪知邪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乘圓教，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懂得。從哪裡做起？從我們本身做起。自己真正能夠一切放下，身心自在，不必說法，不要勸人，你一入大眾，人家看到你的風采就跟人家不同，不是裝的，是自自然然。別人一定問你，為什麼你這麼自在？他來問你，你就給他說法，「我心裡沒有牽掛，所以就自在」。不要跟他講經說法，佛經怎麼講的，我怎麼修的，說那一大堆人家不能接受。「我沒有牽掛，我當然自在，我沒有煩惱，我怎麼不快樂？你要想像我這樣自在，你把你的煩惱放下、布施掉就行了」。這個事情不要求人，求自己的。

世間人的苦惱，兩個字就說盡了，患得患失。一有得失心，無盡的煩惱就現前。沒有得就沒有失，心就清淨，沒有得失，才能夠真正的做到無爭無求，做到這個境界，給諸位說，十方三世諸佛見到你的面也啞口無言，沒話可說，禪家講「口掛在牆壁上」，沒有用處。因為眾生有得失，佛菩薩才有言說，因為眾生有求有爭，所以諸佛菩薩才有一切的設施。大乘圓頓教法極其簡單容易，諸位要能在這幾句話裡頭會了，《楞嚴經》就不要講了，為什麼？一部《楞嚴經》還不是講這個事情！一大堆的廢話，說到最後還不是一句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無得就無失，所謂成佛也就是入了這個境界而已。

入了這個境界，在這個世間以這一個境界合一切的境界，這就叫做事事無礙。自己所證得的一真法界，眾生所住的十法界，十法

界跟一真法界合起來沒有障礙。佛不礙眾生，眾生不礙佛，佛的心行無礙於眾生，眾生的心行無礙於佛菩薩，事事無礙。一有障礙，不能同住。小乘法裡頭有障礙，出家人跟在家人不能同住，為什麼？著相，他在枝葉上修的。大乘佛法在根本上修的，沒有障礙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功夫真正要到了家，給諸位說，人跟野獸在一塊住也沒有障礙。過去高僧有很多住在山上，跟老虎住在一起，彼此沒有障礙，而且老虎還很乖，很聽話。一般人看到奇怪，我看到不奇怪，老虎也有心，人也有心，心同此理，理得心就開，沒有不能融洽的。李長者寫《華嚴經合論》，他就住在一個老虎洞裡頭，不但那些毒蛇猛獸不傷害他，還保護他。印光大師在七十歲的時候，蚊蟲、跳蚤、臭蟲都不咬他，你看看，感應！當時有很多人試驗，這個房間裡有蚊子、有臭蟲，而且很多，請老和尚到裡面去住，老和尚一到裡面去住，再去找一個都找不到，搬家搬走了。老和尚大慈大悲，牠們對他很尊敬，不傷害他。牠去找誰的麻煩？沒有慈悲心的人，找那些人麻煩，心不清淨的人，去找他；心清淨的，牠不找。

這是我們就「首楞嚴大定」說出這一點意思，說明了我們可以修。但是諸位要是真想從這裡下手，確實有個三、五年功夫就能得到消息。但是問題在哪裡？這三、五年要天天在一起研究，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」，一輩子也不能入門。一個道場一個禮拜講一次經有沒有用？比不講好一點，沒用處。七天的煩惱薰習，聽一天經不行。我記得過去有一年台中辦大專講座，三個星期有一百多個大專學生，三個星期在一起講學。老師看看這些同學不錯，這三個星期以來都變了樣子，都上了軌道。一結業，到電影院去看兩個鐘點的电影，又復原了，三個禮拜完了，付之於流水，這就是無量劫來都是煩惱的薰習，短短佛法薰習的力量不夠，不起作用。我自己在

二十多年經驗裡面體會到，我天天在講，天天在讀誦，沒有一天間斷，所以深重的煩惱才有力量控制得住。因此我才覺悟到古時候寺院裡頭一天二時講經，那個二時要記住是現在的八小時。佛經裡面常講的「二時」是印度的時，印度是六時，晝三時，夜三時，人家的一時等於我們四小時，二時講經就是八個鐘點講經。有八個鐘點講堂裡面的薰習，他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心行都在道上，天天這樣幹，幹上三年，人家成佛作祖，他不斷的在薰習，這個力量大。我們幹一天休息十天，有用嗎？沒有用處。

所以南部的同修，南部聽經人多，我在高雄佛教堂講經，一個月到那裡去講五天，聽講的人四百人以上。它那個講堂能夠坐六百人，樓下坐滿是四百人，樓上還坐一些。有人就告訴我：法師，法緣太好、太盛了，你要常常來講。我就告訴他：沒用處。他說：為什麼沒有用？「一個月三十天，你們聽五天的佛法，還有二十五天在那裡胡思亂想起煩惱，不管用。所以我到南部來，對我自己是無所謂，我講沒有中斷，我自己的薰習是無所謂，對你們不能起作用。」這個不是不慈悲。所以我勸他們：你一定要慈悲慈悲，為什麼？我不要來講了，我要能住在一個地方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講，我這個道場有三個人、有五個人的話，他要在這裡住上三年、五年，他有成就，這是你們大家的慈悲。你們不要今天請我到這裡去，明天請我到那裡去，你請我去是真正不慈悲，所以要懂得這個原理。我們在一個地方如如不動能夠成就幾個人作佛，這樣將來才能夠續佛慧命，才能夠把佛法普遍的弘揚光大。我要到處去講，一個都不能成就，我一死了就完了，對不起佛教，對不起眾生。一個地方如如不動就能培養人，這才叫真正的慈悲。

本經裡面，阿難尊者並不懂這個道理，阿難還不曉得佛修的是什麼定，不知道。佛平常告訴他們所修的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

，這些都是印度話，將來入了經文給諸位說。翻譯的名詞翻得很多，在一般講，「奢摩他」偏重在「止」，就是斷一切妄念，也就是諸惡莫作的意思，是把心定下來，止住一切妄念。「三摩」偏重在「觀」，觀就是偏重在看破上，在理論上、在智慧上。「奢摩他」，止，偏重在放下。「禪那」是「止觀平等」，有止有觀。這是普通的一個講法。實際上這三個名詞裡面的意思都是「止觀等運」，但是它有賓主之分，有稍稍偏重一點，所以才叫做禪定，這就是佛平常教給小乘人、教給初學菩薩的方法。這種方法給諸位說不能見性，可以修成阿羅漢，可以修成辟支佛，在我們念佛法門裡頭可以修得事一心不亂，就是運用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可以到這個程度。

如果你要用「首楞嚴」，那就高了，為什麼？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都在阿賴耶識之內，因此交光法師註解《楞嚴經》，他反對古人的說法，古人註解《楞嚴經》多半是用天台家的教義來註，天台是「三止三觀」，以三止三觀來配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，但是天台的止觀是用意識心，不是稱性。因此交光大師一反過去人的見解，他直截了當的指出來，修楞嚴大定要「捨識用根」，就是直截了當的用六根根性，換句話說，現在我們用眼識見色塵，用耳識聞聲塵，以這個方法來修是天台家三止三觀的方法，有效也有成就，但是不能見性。實在講《楞嚴》裡面教給我們的確實是交光大師所講的，他老人家講的話沒錯，很有道理，教我們捨識用根。會了之後，我們用見性見外面的色性，不是色塵；我們用聞性聞聲性，不是聲塵，六根根性接觸外面是六塵塵性，這才叫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。

過去《楞嚴經》講過不少遍，凡是聽《楞嚴經》的同修，好多人都來問我，「法師，怎樣捨識用根？」大家很關心，都很想學，是好現象。給諸位說，問者不會，會者不問。怎樣捨識用根？你這

句話是從意識裡頭生起來的，你就不會。會了怎麼樣？一切法裡頭不起心、不動念，就會了，那就是捨識用根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普賢菩薩教給我們的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就是捨識用根。一切事相，眾生要做，你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，不礙我的清淨心。你那樣做我不同意，我要這樣做，我的心就不清淨。沒有我！有的時候眾生把事情做錯了怎麼辦？做錯，看到與他不利，糾正他一下，不是與我不利；與他沒有什麼不利的，愛怎麼做就怎麼做。與他有不利的，他沒有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我就要把它糾正過來，是為他，不是我。我心裡沒事，看得清楚，聽得清楚，面面都能看得到，看到過去，看到現在，看到未來，這是捨識用根。所以記住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這兩句話你要把它講清楚，就是一部《楞嚴經》，一部《楞嚴經》的道理運用在一切生活之中就是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。

所以「十大願王」每一句話的意思、事理都說不盡，不要簡簡單單看到只有這麼十句，好像一看自己就懂了，真的不懂，境界之廣大，要曉得「十大願王」是整個《華嚴經》的十大綱領。《華嚴經》，諸位曉得，義理浩如煙海，十大願王是綱領，你不懂整個《華嚴》的教義，十大願王你怎麼會懂？現在有講十大願王的，講什麼？講十個法相名詞，增加執著，增加分別，意思不懂，根本做不到，這是講經之難。自己真正懂這個意思，而且還得做到幾分，味道才講得出來，不然的話講不出來。經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「經」字一字不要講了，平常我們講經的時候，後頭那一個字都講。

這一次給諸位講《楞嚴》，我們也講得很細，希望每一次來聽的人都能得利益，連續聽得連續的利益，偶爾來一次有一次的利益，所以我們深入的講解，我們採取江味農居士的看法，深講、圓講。經題就到此地結束。我想下一次「教起因緣」我們也可以免了，

直接就入經文好了。諸位要想知道講玄義，將來經講完，我們把經本閣起來談玄說妙，那有味道。